

常新港 ■ 作品
CHANGXINGANG
WORKS

空气是免费的

KONGQISHIMIANFEIDE



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望子成龙”是中国父母最大的生活动力。

98%看过此书的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感到惭愧！

100%看过此书的少年，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 曹文轩：常新港的作品，正是我说的具有高贵血统的“王书”。

这是一本最值得中国父母和老师深刻反思的书！

这是一本最贴近少年心理、解读成长困惑的书！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空气是免费的

KONGQI SHI MIANFEI DE

常新港
CHANGXING GANG
WORKS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空气是免费的 / 常新港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1-10476-2

I. ①空…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6883 号

空气是免费的 Kongqi shi Mianfeide

作者 常新港

策划 陈吉秀

责任编辑 康征宇

执行编辑 狄兰 伞玥

美术编辑 袁静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80mm × 980mm 1/16

字数 116 千字 印张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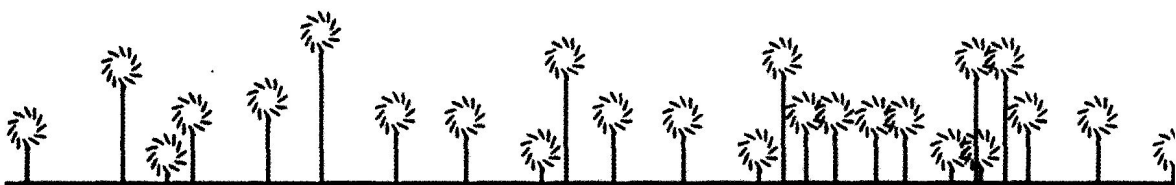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1-10476-2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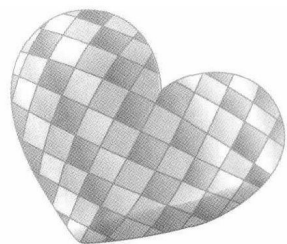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001	一 尖 叫
010	二 敏锐的嗅觉
018	三 我遇见一个很老的老人
028	四 空气街
034	五 香气袭人的八个小时
042	六 他们为我做会诊
050	七 一所叫太阳的学校
057	八 石膏饭
063	九 第一夜
071	十 有人寻找我
077	十一 拯救我的胃口
088	十二 黑褂子



096	十三 不许吃零食
105	十四 寄给空气街的信
116	十五 装在塑料脖套里的人
127	十六 关志的经历
137	十七 想念草
146	十八 流行一种包装粗糙的口香糖
156	十九 我们原来的样子
166	二十 再大声尖叫一次！
174	二十一 都会大笑
181	二十二 偷吃了青草口香糖的人
186	二十三 我们要求去大街上跑步
192	二十四 你是伤心的孩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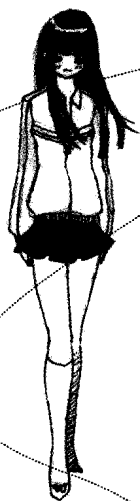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在流行熊猫是国宝的岁月里，我狂热地喜欢上了蛤蟆。别人都叫它青蛙，但我觉着绕口。我迷恋蛤蟆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喜欢它在半夜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叫喊声。我在想，随便找一只蛤蟆，它都能举办自己的演唱会。它们的嗓子是不会哑掉的，那是名副其实的真唱。熊猫就不一样了，我听不到它的声音。在动物园里，在电视上，跟熊猫面对面，或是同它间接地接触中，都无法听到它的声音。我问了很多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一个不能发出声音的动物，只知道啃光大片大片的竹林，你还跟它有什么好交流的？当然了，把它定格在一张纸上，印成画片，告诉人们，还有这么一种动物就行了。

所以，我喜欢蛤蟆。我爱蛤蟆。

我费尽心机搞到了一只蛤蟆，一只非常年轻的蛤蟆。说它年轻，是因为它有一双一眨不眨的情意绵绵的眼睛。我把它放入一个细瓷的大碗里，遮上一层塑料薄膜，在上面扎了



无数个小洞，再把它郑重其事地摆到冰箱上。我望着它的眼睛，时间一长，我就问自己，是它看上我了，还是我上看它了？我和它像是老朋友了。我告诉你，世界上只有蛤蟆的眼睛会说话。

这只蛤蟆把妈妈吓了一跳，爸爸闻声跑过去看时，又把爸爸吓了一跳。爸爸受惊吓的样子有点滑稽，他像蛤蟆一样朝后一跳，那一跳，让爸爸的背疼了十多天。爸爸后来说他背疼的原因，是那块背部的肌肉从未使用过，所以才会疼。再说，有谁闲着没事朝后蹦啊！招惹那块肌肉干什么？我不明白，这只蛤蟆让他们怎么了？

我在学校从不说话。我从老师的表情上就能看出来，他们都不喜欢我。人的语言可以骗人，但是，人的眼睛不会骗人。班主任金光老师对待我的态度非常特别，他一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起我来。这种想念人的方式让我受不了，我宁愿他把我遗忘。他把我从座位上叫起来，向我提出一个我不可能回答出的问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彻底地出了丑，他的心情就好起来了。他心情不好时，额头上的两道眉毛就会揪到一起，变成一道眉。他心情变了时，眉毛就断开了，就恢复了拥有两道眉毛的正常人的脸了。

我憋闷死了，说不出为什么，我就是感到有东西在胸口那里堵着。那块东西不上不下，故意捣乱。有一天，我受不了了，就独自一人跑到学校大楼的最顶层，扯着嗓门儿乱叫了一通。我喊叫的声音只有一个发音——啊！单调的汉字。

跟蛤蟆的发音差不多。喊叫完了，心里感到舒畅一些后，我才走回教室上课。告诉你，随着刚才的尖叫，在我嗓子深处捣乱的东西喷出去了，使我的心情气管变成了一条又直又宽敞的通道。我从楼顶上下来时，正巧看见蓬头垢面的副校长从下面急急忙忙走上来，见到我就问：“刚才是谁在楼顶上尖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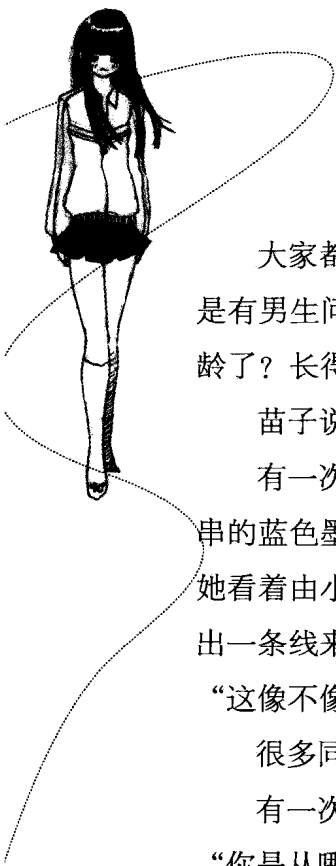
我给他让开楼梯的路说：“是有个人在上面乱叫呢，我也听见了。”说完，我逃了。下楼梯时，竟然跌了一跤。但是，心里很愉快。

“开玩笑！”副校长上楼抓乱叫的人去了。

副校长的头发也太脏了，全是土。他正监督着一个施工队给学校加高围墙。副校长每年都在给学校搞工程，先是改造厕所，然后建灯光球场。但他就是不把头发洗一洗。我经常看见副校长站在学校围墙底下，老是嫌围墙太矮了。

我开始注意女生苗子是因为她说话时总带着口头语。那天她一走进教室，大家就都把目光直直地对着她的脸。她的脸上有一层黑灰。她的同桌肖婉把一张面巾纸递给她，说，把脸擦擦。结果，苗子用纸一抹，脸上的黑点就被拽成了黑道道。好几个女生都围着苗子的脸看，想搞清楚那些黑点是从哪儿跑到苗子脸上的。苗子回忆道：“我刚才在路口等一辆车走过去，它的后面喷出一股特别浓的黑烟，都喷到我的脸上了。要是在另一个世界就好了！”

后边的这句话就是苗子的口头禅。



大家都在说自己喜欢的歌手时，苗子说她喜欢恩雅。先是有男生问苗子，恩雅？恩雅是谁？男的还是女的？多大年龄了？长得怎么样？头发是红的还是黄的？

苗子说：“她的声音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有一次，女生梅林不慎在苗子的白衬衣的前胸甩上了一串的蓝色墨水，让梅林不知如何是好。苗子说：“没事。”她看着由小变大的一串蓝色墨水，就想了个主意，用红笔画出一条线来，把衬衣上的那些要散掉的蓝色珠子串在了一起：“这像不像另一个世界的树？”

很多同学呆呆地望着苗子，像看一个怪物。

有一次，我找到了一个单独跟苗子说话的机会，问她：“你是从哪一个世界来的？”

苗子看看我，表情看上去有点难过地说：“我要真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就好了。”

我说：“你老说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也太做作了吧？”

苗子转头看着我说：“我在恩雅的歌里能闻到空气的味道。”

我忍不住抽动了一下鼻子：“什么味道？”

“另一个世界里空气的味道。”

“……”

这话让别人听了，会觉得苗子的思维离奇，可我觉得苗子的话一点也不玄，就像邻居家的小妹妹同我耳语一样亲切。

后天是队列比赛。金光老师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所以，

他抓得很紧。下午的自习课，本来是要给我们补课的，却让我们去搞队列训练了。有一点我想说清楚，站在队列里我几乎是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我老是问体育老师：“向左看齐，是向你的左手看齐，还是向我的左手看齐？”

体育老师说：“都一样。”

我蒙了。这怎么能一样？这完全是两个方向啊！如果按着他的左手方向，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如果是按着我的左手方向，那就是太阳落下去的方向了。所以，从那时开始，东南西北在我的大脑里就失去正确的概念了。现在，班主任金光老师亲自喊口令，操练我们的队形。我们排成了四行，我最怕老师喊向左转或是向右转了，因为我总是跟旁边的人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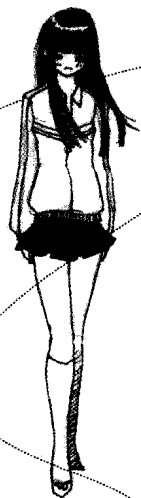
金光老师急了：“方弟出列！”

我一个人在队列前表演了。大家都爱看我出丑。这一回，金光老师让我自己喊口令，自己按着口令走。这是新法子，我就喊向左转向右转再加上向后转。我喊了一通走了一通之后，发现同学们都没有笑。

我等着他们笑，他们反而不笑了。

没想到，金老师看着我说：“自己喊口令自己走，走得很不错啊！回队！”我看见金光老师脸上的眉毛从一根变成了两根。

我一回队，换成金老师喊口令时，我就又开始发蒙了。这很怪。我在拒绝别人向我发布的口令。



别人跟我平等交流时我会一切正常，一旦向我发布命令，我就会坚决地拒绝执行。我害怕自己的这种生理反应。

金光老师走过来，用手指敲了敲我的脑门：“你这里有毛病吗？”

我摇头。我当然不承认自己的脑袋有毛病了。

金光老师说：“有毛病！”

他的这声喊叫，让所有列队的同学都听见了。队伍解散之后，好多男生都走近我敲着我的脑袋说：“有毛病！”

在全校队列比赛时，班主任金光老师终于下定决心，不让我参加队列比赛了。他说，他一想到方弟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样子，后背就出冷汗。但是，我还是想站到队列里，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另类的人。我说：“金老师，我想参加队列比赛。”他说：“不行！”

我说：“你只要不喊口令，我就不会犯错误！”

金老师把两根眉毛又接成了一根：“你说什么？队列比赛不让我喊口令？开什么国际玩笑？你方弟的脑袋里真有毛病了！”

我在尽力争取这次集体活动的机会，口气中带着恳求，说：“金老师，你只要不喊口令，我就不会出错误的。”

金老师真的很不高兴了：“方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一冲你说话，你的大脑就乱套了？”

这一次，我点头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金老师没有糊涂到底。

金老师却说：“你休想参加这一次的队列比赛！”

我还想进一步争取参加这次集体活动，就在他转身离去时，我追上去说：“金老师，我要参加这个活动。”

“不行！”金老师走得很快，像是要急着把我甩掉一样。

我没能顺利地参加队列比赛。我们班在全校的队列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十七名。一共有二十八个班级参加了比赛。我觉得这个名次听上去挺丢人的，说白了，就是倒数第二名。我以为班主任金老师不会在班里再提这件事了，没想到的是，金老师对这名次很满意，他在班里是这样评价队列比赛的：

“我们班在这次活动中不是最差的。但是，很危险。不然，我们班就会是最后一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及时地、果断地让方弟同学退出了比赛，不然的话，你们都想想，那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这时，同学们都回头看我，脸上都出现了庆幸的神色。真是见鬼了！他们都在为没有得到最后一名高兴呢。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坐在我前面的女生苗子也回头看我了，她的眼神是抑郁的。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女生的眼神是可以代替许多语言的，那里面藏着很多的东西。

就在那天下午自习课休息的十分钟里，我坐在教室里看一本偷偷带到学校来的书：《我的同伴是青蛙》。为了遮人耳目，我在这本书的封面包了一张语文书的皮。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在远处尖叫。

是有人在尖叫。

我看见在教室里的同学都抬起头来相互看，想证实那声尖叫是否真的存在。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心惊肉跳起来。为了不让同学们发觉，我慢慢腾腾地走出教室，一出教室的门，就拼命朝露天楼梯奔去，当我快冲到教学楼的楼顶时，我看见女生苗子红着脸正走下楼梯。

我没问她。我从她身边走过去，站到了平台上。我心里在猜测，苗子刚才肯定站在楼顶的平台上，像我一样，大声地尖叫。

我在楼顶的平台上站了一会儿，又沿着露天的楼梯走下去了。刚走到最底层时，蓬头垢面的副校长又气喘吁吁地跑来了，看见我就斥责道：“刚才是谁在楼顶上尖叫？是不是你？我看见有个穿白衬衣的学生站在楼顶上，

你现在怎么穿着一件黄衬衫？”

我说：“现在，那个穿白衬衣的学生还站在楼顶上，他正在喝水润嗓子，准备尖叫呢！”

副校长朝楼上赶去，嘴巴里还说：“有这种事？大白天发出这种吓人的声音，到底想干什么？这是在学校，不是在精神病院！”

回到教室后，我小声跟苗子说：“以后，别再到楼顶上去喊叫了。副校长已经像个卧底警察一样，盯



上楼顶平台了。”

听见我的话，苗子把头转到了窗外。她的眼神抑郁极了。放学后，我又找到一个跟苗子说话的机会，问她：“你为什么跑到楼顶上尖叫？”

苗子红着脸说：“没有。我没有。”苗子不好意思承认这件事。一个女孩子跑到楼顶平台上大声尖叫，跟别人怎么讲，都不会太好听的。

我突然仰脸大叫了一声，然后对她说：“我想叫就叫，怎么啦？”

苗子的脸急得绯红：“你干什么啊？”

我说：“以后，我想叫就叫，就像蛤蟆那样。啊——！”我扯着嗓子又大叫起来。

我以为，苗子听见我的叫声，会躲避别人的注视，迅速跑掉的。但是，她的眼睛里出现了感动的雾，在本来凝固的画面上动起来，就要冲出眼眶了。

看见她的表情，我决定暂时不叫了。



二 敏锐的嗅觉

我的嗅觉灵敏，是慢慢发现的。饭菜稍微有点味了，我就会说：“它变馊了。”一听说菜馊了，爸爸和妈妈就端起碟子使劲地闻，然后问我：“没有啊。它没味儿啊！”我坚持自己的立场：“它馊了！”

爸爸不想把菜倒了，就吃掉了。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我和妈妈都还躺在床上没醒，就听见爸爸下了床翻抽屉，要找治拉肚子的药吃。但是，爸爸忘记了我曾经提醒过他：大人们都不在意孩子说出的有理的话，他们的最大本事，是从孩子话中的真理里边找出错别字。

爸爸和妈妈都戴着高度数的近视眼镜。在我的记忆中，妈妈经常从商店和超市里买大量的碗和碟子回来。因为常常听见妈妈在厨房里传出一声惊呼，我和爸爸就会同时问道：“又摔了一个碗？”

妈妈说：“不是。是摔碎了七个……”

我说：“不对啊，三口人吃饭只用了三个碗啊！”

妈妈带着委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还有四个碟子呢！”

爸爸有一句口头禅：“人要想受到最良好的教育，就要多读书。肚皮吃大了容易得病，书读多了却不是累赘。”

每次，我从学校拿回考卷，爸爸都要从头看到尾。再把我叫到他跟前，跟我说很多很多的话，然后，才在我的考卷上签下他的名字。

要说清的是，我每次考试都得第一，从来就没尝过第二名的滋味。但就是他面前摆着我的满分考卷，他也有很多的话要啰唆。他指着一道数学题说：“这道题是做对了，但是，你知道它有几种解法吗？”我摇头。

见我摇头，爸爸就会高兴起来：“我告诉你，方弟，它有五种不同的解法。”

我不想再让爸爸给我上课了，头就往两边看，手还不停地抠抠鼻子摸一摸耳朵。爸爸就说：“精力要集中，看书上的题！”

我却盯住爸爸的头发说：“你的头发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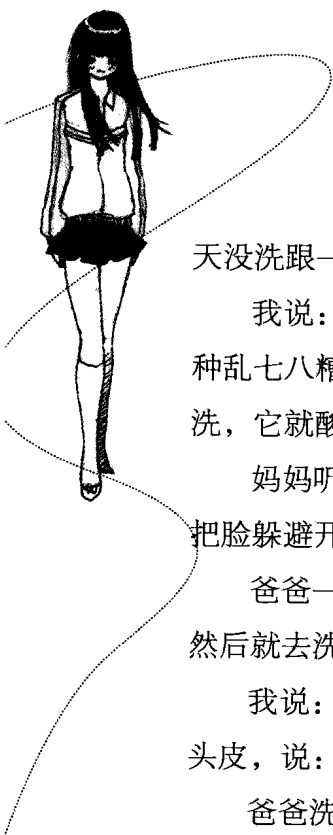
爸爸说：“看书上的题。”

我说：“你的头发酸了。”

爸爸说：“我最近正忙着写一本书，有五六天没洗头发了。”

我抽动一下鼻子说：“闻这味道，起码有一个月没洗了。”

爸爸嫌我在他讲题时三心二意，就瞪着我问道：“五六



天没洗跟一个月没洗有区别吗？”

我说：“当然有很大的区别了。五六天没洗，头发有一种乱七八糟的味道，让你分不清它到底是什么味。一个月没洗，它就酸了，发酵了，就像酸啤酒一样。”

妈妈听我一说，把鼻子凑到爸爸的头发上闻了闻，赶紧把脸躲避开了：“是酸了。”

爸爸一听，就说：“好，我先讲完这道题的多种解法，然后就去洗头。”

我说：“爸爸先洗头，然后再解这道题。”爸爸挠了挠头皮，说：“行，先把头发处理了再讲题。”

爸爸洗头时把眼镜摘掉放在旁边，我偷偷把他的眼镜藏到他的皮鞋里去了。不幸的是，爸爸洗完头发后，没找到眼镜，又从他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副眼镜，原来他有备用的。他冲我喊道：“方弟，过来，我先给你讲这道数学题的五种解法！”爸爸在掏备用眼镜时，我觉得他像是在掏出一根绳子，要把我套住，就像套住要杀的猪一样。

我的大脑里一盆糨糊。

不管爸爸怎么讲，我就是搞不懂。爸爸的脸急得涨红起来：“你怎么就不懂呢？”

我说：“爸，你的袜子臭了。”

爸爸火了：“别说我的袜子，现在说的是这道题。”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砸桌子，那样子看上去很霸道。

我突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尖叫起来：“我要休息！”